

驴背税月

■王正强

吕子到税务所上班，板凳还没焐热，就被扔进了大山深处。群山像一道密不透风的铁壁，把章扒沟、教家凸、碾子坡一圈圈箍在里面。沟沟相套，山山叠压，放眼望去，林海沉沉，连天光都显得逼仄。别说小汽车，连条能推板车的路都没有。脚下是山民世代踩出的羊肠小道，碎石尖利，藤蔓专跟裤脚作对，陡坡快竖起来了，抬头一望，山尖都快怼到眉骨上。他一个城里娃，走惯了平展展的水泥路，一踏上这险象环生的山路，心悬在嗓子眼，腿肚子直打颤，走两步晃三晃，步步都像踩在钢丝上。山是沉默的，却也最会捉弄人。风从谷口钻进来，带着湿冷雾气，刮在脸上跟细砂纸似的。路越走越窄，人心也越走越沉，活像被大山攥在手里。

作为山沟里最年轻的税务员，他的日常就是翻山越岭上门收税：开店纳工商税，养畜交畜牧税，杀猪宰羊有屠宰税，山货药材逃不掉特产税。一笔笔都要记进账本，半点儿含糊不得。全凭两条腿，一天下来，脚底血泡叠血泡，双腿重得跟灌了铅一样。有一回天黑路滑，他一脚踩空，顺着坡滚下去，浑身湿乎乎像个泥猴，膝盖肿得发亮，躺在床上半天缓不过劲。望着窗外黑沉沉的山影，他唉声叹气：再这么跑下去，税没收到多少，人怕是先要给大山当“土特产”了。

巧的是，吕子打小就稀罕驴。爱它憨厚温顺，更爱它一声不吭、闷头干活的韧劲。如今在山里寸步难行，对驴的喜爱直接拉满，恨不得当场就牵一头。

他每月工资少得可怜，才二十几块，可还是咬碎牙托人买回一头毛驴。从此，驴成了他收税路上的专属“座驾”兼“铁哥们”。别人养驴都是随便糊弄一口，吕子倒好，比对自己还上心。收工就去割鲜嫩的草，拌上麸子；喝水只挑清冽山泉水；冬天怕它冻着，驴棚铺得暖暖和和，比自己被窝还讲究。同事笑他：“就这点工资，养驴比养自己还舍得，小心下个月喝西北风就成菜！”

吕子嘿嘿一笑，一脸理直气壮：“这破山路，没它我真走不了，难不成天天滚山坡啊？”骑顺之后，他随口编了首打油诗：

毛驴驮我走山弯，陡坡险路不犯难。
上坡喘吁步慢慢，下坡小心脚珊珊。
不与车马争快慢，只因稳当一身安。
崎岖小道随心过，骑驴赶路也悠然。

张果老骑驴是修仙赏景，他骑驴是赶工收税，硬生生把风雅活成了烟火气。“骑驴看账本——走着瞧”，在他这儿成了日常标配：驴背上驮着旧布包，里面装税票、账本、钢笔；驴蹄“哒哒哒”敲山路，山风一吹，账本哗哗响，活脱脱一个山乡收税账房，滑稽又精神。

山道空旷，寂寞能闷出鸟来。他便学着古人骑驴吟诗，更练出一桩独门绝技——和驴对叫，堪称山沟一绝。

驴“昂——昂——”一嗓子，高亢嘹亮，山谷都震出回音。

吕子也跟着“昂——昂——”，学得惟妙惟肖，比学人话还认真。驴一听有人接茬，立马来劲；再叫一声，他立马跟上。一人一驴，在空寂山野间一唱一和，跟对山歌似的，冷清山路瞬间热闹得能开演唱会。

上坡时驴累得浑身发抖，呼哧带喘，他就轻轻拍驴脖子哄：“晓得晓得，慢点儿不催你，咱不跟摩托车比速度。”

溪边饮水，驴喝痛快了仰头长叫，他也跟着应和：“多喝点，解解乏，等会儿还要翻山越岭搞事业呢。”山民老远听见，就笑着扯嗓子喊：

“快听，税务所的吕子又跟他的驴唠嗑、开演唱会啦！”

谁也没料到，日日与驴相伴，吕子竟也养出了一身“驴脾气”：平日里笑眯眯、好说话，跟谁都合得来；一沾收税的事，立马变脸，犟得跟拴在石碾上的驴一样，认死理、不认人情，谁来说情都不好使。

远房表亲开小铺，想少交税，赶紧递烟套近乎，一脸精明：“都是自家人，通融一下，以后我帮你喂驴，保证喂得膘肥体壮！”

吕子手一推，账本一翻，算得明明白白，半点儿不含糊：“表叔，亲戚是亲戚，税是国家的，一分不能少，您可别让我为难。”

熟人杀了年猪，想躲屠宰税，拽着他就往屋里拉，香味直往鼻子里钻：“刚炖好的肉，香得很，吃了再说，税好说，好说！”

吕子连忙后退三步，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：“猪都杀了，账明摆着，税必须交。饭我不吃，规矩不能破，吃了嘴软，我可没法干活。”

就连常帮他喂驴的大伯，想少报几只羊、瞒点山货，挤眉弄眼打商量，他照样蹲地上一笔笔登记，分毫不让：“大伯，您帮我喂驴我心里，可该多少就多少，瞒是瞒不住的，大山都看着呢。”

山民私下议论：“这娃真是跟驴待久了，平时温顺得很，一较真，十头牛都拉不回来，比驴还犟！”他听了也不恼，摸着驴毛乐呵呵一笑：“驴就认正道，收税也一样，公道才稳当，不然晚上睡不踏实。”

可日子终究是紧巴得扎心。

山风越冷，开销越紧。二十几块钱，要吃要喝还要养驴，常常左支右绌，紧巴巴过日子。那天收税归来，天色阴沉，山雾压得低低的，他累得几乎散架，趴在驴背上昏昏沉沉。脑子里忽然鬼使神差蹦出个缺德又好笑的念头：要不……干脆磨磨杀驴，改善改善伙食？

念头刚冒出来，他自己先惊出一身冷汗，差点从驴背上栽下来。

心猛地一沉，又酸又涩，像被驴蹄子狠狠踹了一下，臊得满脸发烫。

他咋能这么缺德呢？

这头驴陪他翻了多少险峰，过了多少深沟。雨天踩泥，晴天顶日，多少税款都是它一步一步驮着他收回来的。多少个寂寞黄昏，是驴叫陪他解闷；多少段险路，是它稳稳驮过山崖，没让他再滚山坡。一人一驴，早就是深山里相依为命的老伙计。别说杀，大声骂一句他都舍不得，骂完自己都心疼。

杀，不忍心，下不去手。

卖，又怕遇上狠心人家，亏待了这老实伙计。辗转一夜，眼睛都熬红了，他终于打定主意：把驴送给相熟的邻居。那人厚道，会伺候牲口，住得又近，日后还能常见面，也算给老伙计找了个好归宿。

送驴那天，山风轻轻吹着，像是在叹气。他蹲在驴跟前，一遍遍摸着它的耳朵，絮絮叨叨，跟交代后事似的。驴也似通人性，用头蹭他手心，低低鸣咽，委屈巴巴的。吕子鼻子一酸，喉间发哽，终于也轻轻“昂”了一声，跟对山歌似的，算是告别。

就在这之后不久，山道渐渐拓宽，公路修进了山沟，汽车、摩托开进深山，洋气极了。收税方式规范了，他再也不用骑驴颠簸在山路上。可那段驴背上的日子，他始终忘不了。若是真苦，累是真累，可回想起来，全是暖乎乎的，连当时的狼狈都变得好笑。如今偶尔在村口遇见那头驴，它膘肥体壮，看见他还会“昂昂”叫两声，他心里依旧软成一团，忍不住上前摸两把。

在竹溪，吕子骑驴收税、与驴对歌、一身驴脾气的往事，成了一则又好笑又暖心的传奇，藏在山风里，留在老辈人的记忆里。

忆二爹

■李婧

在我幼时记忆里，二爹始终是温润如玉的模样。他一身书卷气，待人谦和有礼，是爷爷奶奶引以为傲的儿子，也是家族中人人称赞的榜样。他从普通中学起步，凭优异成绩考入重点高中，继而考入理想大学。在校期间，他身为学生会骨干、中共预备党员，在毕业前便被学校定为选调生，前程一片光明。

他对我们格外疼惜。我儿时大半的欢喜，都来自他与姑姑。他们常常瞒着家中长辈，悄悄带我去乡间小溪，踩着凉水抓鱼摸虾，肆意嬉闹。溪水潺潺，绕着青石缓缓流淌，林间满是欢声笑语。那时的我无忧无虑，满心都是自在与惬意。他从不会因我年幼懵懂而敷衍应付，总是耐心听我讲那些天马行空的童言稚语。

我刚识字时，对书本充满好奇。他一有闲暇，便抱着我坐在庭院树下，一字一句教我诵读诗文。他的声音温和醇厚，如春日暖阳，轻轻为我推开认知世界的大门，让我自幼便浸润在书香之中，懂得求知的美好。二爹向来严于律己，对我却从无严厉的说教，只是悉心引导我懂礼貌、知善良、明分寸。上幼儿园那三年，每日清晨我哭闹着不肯入园，他一得空闲，便坚持抱着我、哄着我送进校园；放学时分，幼儿园门口也总能看见他等候的身影。他懂我孩童的小心思，包容我的小任性，守护我的小骄傲，在我茫然失措时，给我稳稳的依靠。那时的我，日日掰着指头盼他放假归来，盼他陪我玩耍、听我碎碎念，再带我去溪边尽情撒欢。

那些平淡日常里的默默陪伴，一点一滴融进成长岁月，成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。他曾笑着说，等毕业工作，要陪着我长大，护我成人。这句话，我记了许多年。

奈何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就在他大学毕业当日，归家途中突遇车祸，不幸离世。还未好好相伴，还未等我长大，还未来得及说尽心底的感恩与依恋，二爹便猝然离去，留给我们全家无尽的悲痛与措手不及的遗憾。

离别那日，天阴云重。站在病房外，看着爷爷奶奶老泪纵横，哭晕又醒，醒后又痛苦哀求，反复念叨他的好，不愿接受现实。“惨惨柴门风雪夜，此时有子不如无”，那一刻，心被狠狠揪住，痛到窒息。时隔多年，想起仍泪湿衣襟。

起初，我总固执地觉得他从未走远。恍惚间，总以为能听见他开门的声响，看见他坐在客厅笑着唤我，能与他吃饭闲话。日日在门口痴等，等来的却只有空荡房间与无尽寂寥。渐渐才懂，有些离别是阴阳相隔，再无相见，再无拥抱，再无轻声叮嘱。

2018年大学午休，我竟梦见二爹。他站在不远处，温和依旧，轻声说要离去，叮嘱我完成学业、坚守本心，去追寻星辰大海，活成想要的模样。伸手去触，却遥不可及。泪水汹涌，猛然惊醒，枕巾湿透。“相思相见知何日？此时此夜难为情”，窗外阳光明媚，我心却满是失落与想念。

（作者单位：茶店镇中心幼儿园）

8

武当
风

作品

责任编辑：王勇
2026年5月20日 星期三
李洪领 版式：熊东燕

